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24n1482

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

陳　真諦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482
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第一(卷上)

陳天竺三藏真諦譯

以一千阿僧祇世界眾生所有功德，成佛一毛孔；如是成佛一毛孔功德，遍如來身毛孔功德，成佛一好；如是成就八十種好功德，增為百倍，乃成如來身上一相；所成就三十二相功德，增為千倍，乃成如來額上一白毫相；以一千毫相功德，增為百倍，乃成如來一頂骨相，一切飛天所不能見頂。如是不思議清淨功德聚，成就佛身。是故如來於天人中最為尊勝。

佛言：「往昔諸佛所說，汝等比丘！若見十二因緣生相，即是見法。若能見法，其則見佛。」說如是語，其義何也？其義者，以是因緣，見十二因緣生相有生無生，即是見法。若能見法有生無生，即是見佛，以隨從慧。

復次，何者為十二因緣名？往古諸佛皆說，以二義故說十二因緣生：一從因、二從緣。復應作二義觀之：一外、二內。其外因緣從因義。何者？一切過去未來諸佛種智，同說如是，以從種生芽、從芽生葉、從葉生節、從節生莖、從莖生幹、從幹生枝、從枝生蓼、從蓼生花、從花生子。若無子則不生芽，如是無花則不生子。有子故得生芽，如是有花故得生子。如此，子亦不言我能生芽、芽亦不言我能自生，如是一切法如理而安。以是義故，外因緣從因義，應如是觀，此是觀因義。觀緣義者何！如地性、水性、火性、風性、空性。其地性者，能受種子。水性者，能潤種子。火性者，能熟種子。風性者，能增長種子。空性者，能為種子作無礙。若離此緣則種子不生，如地性能受種子、水性能潤種子、火性能熟種子、風性能增長種子、空性能無礙種子，賴時節故種子增長，種子增長故生芽。其地性者亦不言我能受種子、水性者亦不言我能潤種子、火性者亦不言我能熟種子、空性者亦不言我能為種子作無礙、種子亦不念言我藉此等緣能得增長。若離此緣，種子則不能生芽。其此芽亦非自作、亦非共作、亦非自在天作、亦非無因生，皆從地水火風空種子時節故生芽。

此外因緣應作五事觀察：非常、非斷、非傳度、藉緣故果實增廣、從相似生。言非常者，此種滅故言非常。即此時種滅、即此時芽生，以無障礙故，如稱低起，故言非斷。種與芽亦不相似，故言非傳度。所種種少、收子滋多，故言藉緣故果實增廣。如所種種，即生相似果，此是從相似生。是亦不然。如是從花故生子，應如理安。如是外因緣，應二種觀察。

如是內因緣義，亦應二種觀察：一從因、二從緣。其內緣從因義何也？所言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，次第增長。如是等苦陰聚集增長，如是有無明故行增長，如是乃至有生故老死增長。若無無明則不生行，若無生則無老死，如是有無明故有行增長，如是有生故有老死增長。其無明亦不念言我能造行、行亦不念言我為無明所造，乃至生亦不言我能造老死、老死亦不言我為生所造。如是有無明故有行增長，乃至有生故有老死增長。云何名無明？所言無明者，依六種性稱為男女。何者為六種性？如是地性、水性、火性、風性、空性、識性。其地性者，堅相，能成身、使身不敗。水性亦能持能潤、能軟能濕。火性亦能持所飲噉食味、能令成熟。風性亦能持歔吸噫氣喘息吐等。此等四大所成，內孔即是空大，乃至成名色。喻如束荻緣由，則是識性。其地性非我、非眾生、非命、非男非女、非自非他，如是乃至識性。如是六性緣具故，有眾生想、常想恒想、有想、吾我想、婬欲想、我想。如是等類種種無知，稱為無明。有此無明故，於境則生愛著、則生瞋恚、則生癡。此等貪瞋癡依境故起，則稱為行。隨事分別，故名為識。從此識故復生四陰，即是名色。依名色故有諸根，以此稱為六入。此聚集故有觸，覺觸故想，想後故愛，愛增廣故取，依取故生後有，業有生故有有，以業為因故有陰，陰起故生、陰熟故老、陰壞故死、內煩熱故憂、思想故悲、身識陰和會故苦。意識陰和會故不適，如是等名隨煩惱分。其闇義故無明，其造作義故行，識義故識，堅立義故名色，入門義故六入，觸義故觸，領取義故受，愛取義故取，更生後有義故有，起義故生，熟義故老，壞義故死，煩熱義故憂，思想義故悲，逼惱身義故苦。逼惱心義故不適，隨煩惱分義故苦惱。如是不隨實相故則隨邪行，無知故則無明，如是無明故生三種行，則是善、不善、無記。故言無明緣行。有如是等行故，有善識、不善識、無記識，以是故行緣識。以有善從識故則生，從善名色、不善及無記亦如是生，識緣故稱為名色。名色增長故，有六門作所應作等知智，名色緣故稱為六入。六觸入故生六觸，緣此六入故稱為觸。此觸生故故生受，故稱緣觸生受，領取諸緣味著故名受。緣受故稱為愛，歡悅耽著好色染味名色不能捨離，深更貪求此等，稱為愛。緣愛故取，欲更希求後有，因身口意業故，稱取緣有。依業故生陰，此是緣有故生。此陰生起故有熟壞，故稱生緣老死。如是十二因緣生，更相因賴更相生長，無始輪轉無有斷絕。

復次業及識等，次生十二因緣故生四支，此隨因義。何者為四？無明、愛、業、識也。其識種子有，為因其名色者，業及田為因，無

明愛為煩惱因。無此業煩惱故，識種子不生長。則此因，業識種子為田，無明故散識種子，愛故潤識種子。其無明亦不生念言我能散識種子，愛亦不念言我能潤識種子，業亦不念言我於識為田用，識種子亦不念言我緣此等故生。復次，識種子安住業田中，為愛所潤漬，無明為密覆，故種子生長，生名色芽於一切無生陰。則此名色芽，亦非自造、亦非他造、亦非俱造、亦非自在天造、亦非無因生。有如上業煩惱故，識種子增長生名色芽，亦不從此世度於後世而有，隨從業果因緣備足故。譬如明鏡覩見面像，面亦不離身度於鏡中而有相似形像，藉因緣備足故。如是此身於此處滅、於彼處生，有業因緣隨逐備足故。譬如月輪於三萬二千由旬形現於此，以鉢盛水覩見月形，月亦不從空墜落於此，亦不度來而有月形像，因緣具故。譬如持火以密器盛貯，火然不滅，焰亦不離焰去，隨因故然。如是業煩惱生識種子，從此生入相續，生名色芽於無主法，因緣具故如是。一切有支如理而安，如是內因緣，從因義如是，觀如是從緣義，從因義如是、從緣義如是。如修多羅中說，如是緣起如是緣集。如是緣，如是阿毘曇中今當說妙勝相，如男女聚集有婬欲，時節俱會，相續識種子於女人腹內起名色芽，如眼緣色、藉明生意、緣生眼識。如是色為眼識緣境、明為開導、空為不礙，如是生意；無如是緣則識不生。若眼入無闕，色等外塵則為緣對、明為開導、空為無礙，生意緣，則依意所作。如是眼、色、明、空、生意緣和合故生眼識。則此眼亦不念言我能為眼識作依，色亦不念言我能為眼識作緣，境明亦不念言我為眼識作明導，空亦不念言我能為眼識作無礙，生意緣亦不念言我能為眼識作意緣。眼識亦不念言。我藉此等緣所生。若有此緣則生眼識。如是耳鼻舌身意識，如理廣如是說。安住明中，依意及法生意緣。如是廣說。如是內因緣從緣義，應如是觀其內因緣義。

應作五事觀察。非常、非斷、非傳度、藉緣故果實增廣、從相似生。此亦不然。所以者何？臨死之陰滅故非常。即此時死陰滅故，更生餘陰中無間缺，如稱低起，故非斷。以非相似故從初心更生勝心，故非傳度。緣作小業受大果報，故稱藉緣故果實增廣。如所作受業便受相似果，故稱從相似生。此亦不然。若是因緣，知十二因緣陰生有生無生，則於此時以用一識本所經修四諦則能證：苦以智證、集以命證、滅以現前證、道以觀證。如是見四正諦諸正弟子即是見法，若見法即是見佛，隨從慧行。其義何也？如是因緣見陰生有生無生，即見二諦，所謂苦諦、集諦。如是因緣若能俱見，見初諦則見二諦，滅諦、道諦。如是見四諦諸正弟子即見諸佛。隨從慧故則生心念。其譬云何？所以者，如有人見善畫師畫作人像相好端正，即生識云：此畫師善能畫也。如是諸正弟子見四正諦，即生念

言：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能說此法為斷眾苦。即於佛生無等信心，自然善說此聲聞法，甚深微密善能安置，則於法得堅固信。於是自然善說此阿毘曇經，為斷一切苦。若能隨從即是善從，則於僧生無等信。既見實諦故得清白戒品，得離身見及戒取等，諸疑惑皆悉已離。

如是正弟子得見四諦具四無等四，則離三纏成須陀洹，證決定法向正覺路，住於初果。薄婬怒癡故成斯陀含，住於第二果。離五種陰纏及九增上結，懃修治道盡諸漏結，成阿那含，住於三果。盡離色欲、慢、自高、無明等，得最勝第四沙門果，成阿羅漢，住有餘涅槃。次漸捨離諸有，隨待時節身壞命終，即入無餘涅槃。如是觀身陰生相，了知四正諦故，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皆得現前。如是多種觀身生相、覺四真諦，離此觀身生相及了四真諦，不得解脫道。若欲求解脫道、求四真諦、求無等信、求成就沙門果、欲求入無餘涅槃，於阿毘曇經應懃觀陰生相。無上正覺教法如是。

今次論律相。佛世尊，天、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恭敬尊重供養世尊，已得善利、已得心願滿足，離一切不善法，具足一切善法，無愛無取離吾我想，一切種智慧已得自在，已斷諸趣、已斷別離無諸煩惱，已解脫能解脫，轉諸輪迴生死輪種，諸後善增長、前善現前，善根令得解脫，舒所教化。佛現於世莊嚴善利眾生。世尊為眼為慧、為義為法，是大法聚。於三種眾生，佛為軍師，將導教化令人將導，為師令人為師；為大商主，能知道逕能說善道；是大醫王，無上轉輪人中最勝人雄受最後身，沙門大沙門得至沙門，無垢無穢明淨遍見，能與明與眼除闇，作明作光度生死海，未安令安，具足無等懃、具足無等智，大勇猛、大斂攝、大威德、大雄、大神、大力、大將導。世尊為初、世尊為最上。世尊吹法螺、擊法鼓、竪法幢、挂法幡、然法燈，遮惡趣、示善趣，除世間惡、除世間險，蔽惡道、開天道、示解脫道。以神通力除、以慧力滅一切眾生心惑，雨法雨顯四無畏。如日初出光明照世，挫諸異道，安置眾生天道及解脫果。己度度他、己脫脫他、己安安他、己涅槃涅槃他。

佛世尊安住摩伽陀國靈剎山林。摩伽陀王頻婆娑羅，聞世尊與大比丘眾千數俱，皆是舊學外道，諸漏已盡、所作已辦、已捨重擔，逮得己利盡諸有結，於正理中心得解脫。王聞已大嚴駕兵眾，有大威勢，以王力故，駕萬二千車乘、萬八千馬騎兵眾，與無數百千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，從王舍城往詣佛所，為欲見佛、為欲供養。輿輦所至處已，王即下輦，仍足步入園。於時頻婆娑羅王遙見佛，即却五種莊嚴如是寶衣冠、傘蓋、寶劍、寶莊團扇、寶革屣。時摩伽陀

王頻婆娑羅，偏袒右肩合掌向佛，恭敬作禮三稱自姓名：「大德！我是摩伽陀王頻婆娑羅。」如是三稱。佛言：「如是。汝是摩伽陀王頻婆娑羅。」亦如是三稱。「大王！於汝自坐處坐。」時摩伽陀王頻婆娑羅禮佛足已却坐一面，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俱在一處，亦禮佛足却在一面。時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問訊佛，佛種種慰喻竟却坐一面。又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，合掌向佛作禮却坐一面。又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，遠見佛已默然而坐。於時漚樓毘螺迦葉，於此大眾中在近而坐。時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各生念言：「為是此大沙門從漚樓毘螺迦葉學道？為是漚樓毘螺從此大沙門學道？」時佛知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心中所念，仍向漚樓毘螺迦葉說偈問言：

「汝漚樓毘螺，　何所因見故，
而捨供養火，　而從此學道？
如是等所以，　應當向我說，
汝所供事火，　云何乃捨置？」

漚樓毘螺迦葉答言：

「飲食等諸味，　貪嗜此三種，
如是等過患，　我深見所以，
是故捨事火，　心不生安樂。」

佛言：

「汝心不安樂，　飲食等諸味。
云何心不樂，　人天中勝道？
汝今應答我。」

迦葉言：

「我見無餘滅，　道最為第一，
於世間欲樂，　心不生貪著，
更無別異相，　故不從餘教，
是故捨事火。　心不生安樂，
供養并事火，　我昔心邪盡，
緣此得解脫。　我實大盲闇，
隨從生死流，　不識正真道，
今始見無為。　如來實善說，

大眾所歸依，　世尊為軍主，
我今已覺了，　瞿曇實諦理。」

佛言：

「善來修行道，　爾所念皆是，
善分別法相，　其最勝已得。

「迦葉！汝當決眾疑。」時長老漚樓毘螺迦葉即入三昧。如所起心，於東方住於空界，現四威儀行住坐臥，身內出火。長老漚樓毘螺迦葉身出種種光焰，青黃赤白紅水精色，現變神相、身下分然、身上分出清冷水。如是南西北方種種示現神通變化竟，攝還合掌向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佛是我師，我是佛弟子。」如是三說。「如是迦葉！如是迦葉！我是汝師，汝是我弟子。迦葉！汝坐於汝座，隨意坐。」時長老漚樓毘螺迦葉還本座坐。時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作如是念：「定非大沙門從漚樓毘螺迦葉學道，乃是漚樓毘螺迦葉從大沙門學道。」時佛世尊告摩伽陀王頻婆娑羅：「大王！色亦生亦滅，此生滅相應。當知識想受行亦生亦滅，此生滅相應。當知，大王！色生滅法。善男子知是事已，識想受行生滅法，大王！善男子知是事已，知是識已，大王！善男子知色，不著不取不住不入計識想受行為我。善男子知是已，不著不取不住不入，大王善男子！計色為我。不著不取不住不入，作無我心。我說是人則得無量無邊解脫生死。」時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各作是念言：「若色非我，識想受行非我，即是誰當成我人眾生自體？能作所作、能起所起、能知所知，如上等事則應不生不有，在在處處所作善惡業果，誰當為受、誰捨此陰、誰受後陰？」爾時世尊知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心中所念，告諸比丘：「有稱我者，皆是凡愚無知、隨從他語，皆無我無我所。苦生故生、苦滅故滅，行生故生、行滅故滅，依如是等因緣故生眾生身行。如來知眾生接續及生滅，諸比丘！我皆見，以勝眼清淨過人中眼，若眾生生滅善色惡色、若勝若劣、若生善道若生惡道，如從業法，我皆如實知。此等眾生具身惡業、具口意惡業、誹謗賢善，具邪見法業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即墮惡趣生地獄中。又此眾生具身善業、具口意善業、不誹謗賢善正見，隨造正見業法，此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即墮善道生天中。如是等我皆知見。我亦不說言，此是我、此是眾生、此是命、此人。此作此能作、此生此能生、能起所起、能知所知，如上等事則應不生不有，在在處處受所作善惡業果，捨此陰受後陰別法相賴。其法相賴者，此法有故是法生，如無明緣行、行緣識、識緣名色、名色緣六入、六入緣觸、觸

緣受、受緣愛、愛緣取、取緣有、有緣生、生緣老死憂悲苦惱，起如是等大苦陰聚集。此等無故此等滅，此無明滅故行滅、行滅故識滅、識滅故名色滅、名色滅故六入滅、六入滅故觸滅、觸滅故受滅、受滅故愛滅、愛滅故取滅、取滅故有滅、有滅故生滅、生滅故老死憂悲苦惱等滅，如是等大苦陰滅。如是比丘！有為皆苦，涅槃寂滅。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本則不復續，不相續故滅，如是極於苦邊。比丘！云何名滅？即處有苦，滅故即寂滅，即寂滅即盡已，此是寂靜處。若離一切煩累，則愛盡、離欲、寂滅涅槃。」時佛世尊重復告摩伽陀國頻婆娑羅：「大王！是色為常、為無常？」「無常。世尊！」「此苦為常、為無常？」「苦是無常。世尊！」「是生滅法，然聲聞正弟子作如是想：隨從我、此是我、此我物、此是我所？」「是事不然。世尊！」「大王！汝意云何？識想受行為常、無常？」「無常。世尊！」「此等苦為常、無常？」「苦皆無常。世尊！」「若此苦是無常，則是生滅法。然聲聞正弟子作如是想：隨從我、此是我、此我物、此是我所？」「是事不然。世尊！」「以如是等故，大王！若有小色，過去未來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廣大若微細、若增若劣、若近若遠，此等一切非是我我所，以如是如實應以正智觀。若有受、若有想、若有行、若有識，過去未來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廣大若微細、若增若劣、若近若遠，此等一切非我我所，如是如實應以正智觀。如是正弟子，如是知見故厭色，受想行識等亦生厭，厭故離，厭離故稱得解脫，解脫故得見慧：我生已盡、諸漏已盡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」說如是等法時，摩伽陀王頻婆娑羅無復諸染離諸垢穢，於法得法眼淨。時八萬諸天、無量千數摩伽陀國婆羅門居士，於法得法眼淨。時摩伽陀王頻婆娑羅見法、得法解法、入甚深法，度希望心、度諸疑網，不從他教更無餘信，於佛教法中得無畏。從座而起，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作禮，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已得過，我今已得過已。我今歸依世尊及比丘僧，憶持我為優婆塞。從今日乃至盡形壽，歸依不殺生業清淨。願世尊來王舍城，我盡形壽供養世尊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等供具。願世尊與比丘僧俱受我請。」摩伽陀王頻婆娑羅請已，時佛世尊默然而住。摩伽陀王頻婆娑羅知佛默然受請，頭面接足禮辭佛而退。

爾時世尊向王舍城，次第行已至王舍城，住王舍城柯蘭陀所住竹林。時王舍城有道士名刪闍夷，出化未久，其等承習師始適無常。其有二伴將領徒眾：一名優婆底沙、一名古利多，領諸徒眾。其等二人共作是約：「若有先得甘露勝果者，必相分遺。」時長老阿說耆於晨朝執持衣鉢入王舍城乞食，時優波底沙道士於王舍城出行，道路有小緣事故，優波底沙道士遠見長老阿說耆，心生歡喜，鄭重

觀視執持衣鉢，見已心作是念：「在此王舍城內出家學道者，不見有人威儀如是。此出家人我今宜問：乞士誰是汝師？汝何所為而出家耶？汝從誰法？」欲訊訪故於路而立。待長老阿說耆至，時優波底沙道士問長老阿說耆言：「乞士！誰是汝師？汝為誰出家？汝從誰法？」「長老！有瞿曇沙門，是釋種子，剃除鬚髮、著壞色衣，有於正信，捨離有為出家學道，無上正遍知正覺道。此世尊是我師，我為其出家，我從其法。」「長老！為我說其法耶？」「長老！我年尚幼稚，學日復初淺，是故我未能說如來無上正遍知甚深廣大法。我今且略說法中之少義。」「願為說之。我唯須義，不須文字。」時長老阿說耆而說偈言：

「若法從因生，　如來說此因；
滅如是等因，　如是世尊教。」

說如是等法時，道士優波底沙無染離垢，於法得法眼淨。時優波底沙道士見法已、得法已、解法已，入甚深法，度諸希望心、度疑網，不復餘信、不從他教，於佛世尊法中得無畏。從坐而起，偏袒右肩合掌向長老阿說耆作禮，重作是言：「如是等深法，世尊教所說，無動無憂惱，無數那由他劫昔來未聞見。世尊今在何處住？」「即在此王舍城柯蘭陀住處竹林。」時優波底沙道士聞長老阿說耆語已，心生歡喜，頭面禮阿說耆足已而退。
時優波底沙道士往詣古利多道士，古利多遙見優波底沙道士已，作如是言：「汝諸根乃爾清悅，面色清淨皮光白色。長老！汝已得甘露耶？」「如是。長老！」「長老為我說法。」時優波底沙道士而說偈言：

「若法從因生，　如來說此因；
滅如是等因，　如是世尊教。」

「長老！更為我重說。」

「若法從因生，　如來說此因；
滅如是等因，　如是世尊教。」

說如是等法時，古利多道士無染離垢，於法得法眼淨。時古利多道士見法已、得法已、解法已，入甚深法。度希望心、度諸疑網，不復餘信、不從他教，於佛世尊法中已得無畏。從坐而起，偏袒右肩合掌向優波底沙作禮，重作是言：「如是等深法，世尊教所說，無

動無憂惱，無數那由他劫昔來未聞見。世尊今在何處住？」「即在此王舍城柯蘭陀住處竹林，便可共往詣世尊，於世尊所修行梵行，宜往觀詣彼眾，彼亦有智人如我等者。」時優波底沙與古利多道士告諸婆羅門弟子言：「我等欲於佛世尊所修行梵行。汝等今何所作？」答言：「我等若有所知皆藉師教。師若依世尊修行梵行，我等亦隨師出家。」「汝等婆羅門！當知今正是時。」時優波底沙、古利多各有眷屬二百五十人，出王舍城往世尊所。於是時中，佛世尊為無數百千眾生說法。世尊遙見優波底沙、古利多二道士，各有二百五十眷屬導從。遠見是以，即告諸比丘：「汝等觀視此二伴，各領徒眾在眾首行來詣此，優波底沙、古利多等。」「如是。世尊！」「此二人當成我第一調從弟子：一者神通第一、二者智慧第一。」時眾中有比丘而說偈言：

「見此二人來，　優波底沙等，
及古利多來，　未至此竹林；
世尊今懸記，　無邊佛智慧，
諸根過世人，　滿足波羅蜜。

「世尊於世中，最上彼眾二人來，應為大弟子。世尊已懸記：一神通第一、二智慧第一。」
時優波底沙、古利多等來至佛所，頂禮佛足却住一面，而白佛言：「我等願得於世尊所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於世尊所修行梵行。」優波底沙、古利多等道士，於自然法教得出家受戒作比丘已。時諸比丘於晨朝時，執持衣鉢入王舍城乞食。時王舍城人民見刪闍夷道士徒眾出家受戒，見此比丘已訶責而說偈言：

「佛至王舍城，　摩伽陀勝國，
何故不盡化，　刪闍夷眷屬？」

時諸比丘默然無對，未解無有辯才。時諸比丘於王舍城次第乞已，飯食訖，仍還本處安置衣鉢洗足已，往詣佛所。至佛所已，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坐已，時諸比丘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等與諸比丘，於晨朝時執持衣鉢入王舍城乞食。時王舍城人民見刪闍夷道士眷屬出家受戒，並訶責說偈言：

「『佛至王舍城，　摩伽陀勝國，
何故不盡化，　刪闍夷眷屬？』

「時諸比丘默然無對，未解無有辯才。」「若王舍城人作如是言，汝等比丘應如是答：

「大雄所將度，　如來以正法，
善法攝眾生，　誰無知當怪？

「若作是說時，王舍城人民即當默然無對，皆失辯才。」時諸比丘復於晨朝，執持衣鉢入王舍城乞食。時王舍城人民，見刪闍夷道士眷屬，復訶責而說偈言：

「佛至王舍城，　摩伽陀勝國，
何故不盡化，　刪闍夷眷屬？」

時餘比丘即說偈言：

「大雄所將度，　如來以正法，
善法攝眾生，　誰無知當怪？」

如是說已，王舍城人民即默然退失辯才。時佛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及外道形服不應度出家。」世尊即制戒：外道形服不得度出家。時有比丘不知云何度外道出家，以是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是故比丘應當更尋。」於是時中，姓犢子外道住在王舍城。時犢子外道故往詣佛世尊所，對佛已問訊，種種語論已，却坐一面。坐已姓犢子外道而白佛言：「我今欲問瞿曇少義，願開許我，為我解說。」說是語已，世尊默然。第二、第三亦作是言。姓犢子外道白佛言：「我今請問瞿曇大德少義，唯願開許，為我解說。」第二第三作如是言，世尊默然。時姓犢子外道白佛言：「我共在此夜已淹久。世尊瞿曇！我今請問少義，願開許我，為我解說。」時佛念言：「此姓犢子外道，長夜無諂曲、無欺誑、性淳直，若有所問已解其意，非為惱亂我；當如阿毘曇密義、如律密義，有問當為敷說。」知姓犢子外道心念已，佛言：「犢子可問，隨汝所樂。」「云何瞿曇！善不善為有為無？」「犢子！有善、有不善。」「善哉世尊瞿曇！願為我說善法、不善法，令我識善、不善。」「犢子！我當種種分別為汝說善、不善。然當略說。犢子諦聽。欲染不善、離欲染是善。恚癡不善、離恚癡是善。殺生是不善、捨離殺生是善。偷盜、邪婬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言、慳貪、邪見是不善，正見是善。犢子！我已說如是三種是善、三種是不善。若我弟子如是不善如實知、三種善十種不善如實知，十種不善所餘，知欲盡、知恚盡、知癡盡，欲

盡、恚盡、癡盡，漏盡故得無漏，心解脫得智解脫，自然見法證法成就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無復後有。」「瞿曇！頗有一比丘於此法中得盡諸漏、於無漏法心得解脫，如上所說不受後有耶？」「犢子！非一比丘、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如是無數比丘於此法中漏盡得無漏，如前說不受後有。」「瞿曇！且置一比丘。頗有一比丘尼，於此法教中漏盡得無漏心得解脫，如前所說不受後有耶？」「犢子！非一比丘尼、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如是無量比丘尼於此法中盡漏得無漏心得解脫，如前所說不受後有。」「瞿曇！且置比丘尼。頗有優婆塞修行梵行，於此法中度希望、度疑網耶？」「犢子！非一優婆塞、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乃有無量優婆塞於此法中，於五別分纏得解脫化生，即於中涅槃，不復退還，法應不還此界。」「瞿曇！且置比丘、且置比丘尼、且置優婆塞修行梵行。頗有優婆夷修行梵行，度希望、度疑網？」「犢子！非一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乃有無量優婆夷於此法中，於五別分纏得解脫化生，即於中涅槃，不復退還，法應不還此界。」「瞿曇！且置比丘、且置比丘尼、且置梵行優婆塞、且置梵行優婆夷。頗有一優婆塞受五欲樂，於此法中度希望、度疑網？」「犢子！非一優婆塞、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乃有無量於此法中，有諸妻子、臥具居家、著香花瓔珞、著妙好衣及諸塗身、畜諸金寶、驅策奴婢僕使，解脫三纏薄婬怒癡，得斯陀含，一往來此世界，盡諸苦邊。」「瞿曇！且置比丘、且置比丘尼、且置梵行優婆塞、且置梵行優婆夷、且置受五欲樂優婆塞。頗有優婆夷受五欲樂，於此法中度希望、度疑網？」「犢子！非一優婆夷、非二非三非五非百，乃有無量於此法中，育養兒子如前策使奴婢僕使，解脫三纏逆生死流，得不退墮法必證正覺，受此七有七生天上，還依人身盡諸苦邊。」「若爾瞿曇法成正覺，若比丘皆得，及比丘尼、優婆塞修梵行者、優婆夷修梵行者、優婆塞受欲樂者、優婆夷受欲樂者，世尊瞿曇教法如是故，則應不成滿足。以是故，如瞿曇法所成正覺比丘皆得，及比丘尼、優婆塞修梵行者、優婆夷修梵行者、優婆塞受欲樂者、優婆夷受欲樂者如是故，瞿曇教法以如是故滿足。瞿曇！我今意欲說譬。」「犢子！今正是時。」「如是。瞿曇！如天雨雨水隨下流。如是世尊瞿曇，教一切男女童男童女若老若少，隨涅槃下、隨涅槃流、隨涅槃低、隨從說涅槃。隨從已，奇哉善覺，奇哉善說法。瞿曇！若有外道出家道士若來，若希求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幾久依比丘共住？」「犢子！若外道出家道士若來，若希求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則應依比丘比丘和上所四月日披袈裟試之，然取兩彼究悉。我已說如是。」「瞿曇！若外道出家道士來，若希求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則應依比丘和上所四月日披袈裟試

之。我今願欲非唯四月亦能四年依從。我今願樂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我依世尊瞿曇所修行梵行。」「犢子！然我先不已說二彼究悉？」「汝瞿曇已說。」

爾時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汝等比丘！度姓犢子道士出家受具足戒。」姓犢子道士得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已，長老姓犢子受具足戒已，得半月已乃至學慧，應學應觀、應至應覺。是等慧已見已知、已覺已證世尊正法。時長老犢子作如是念：「我所應學慧，應學應觀、應至應覺，此等一切慧已見已知、已覺已證世尊正法。我今正是時，應往至世尊所。」時長老犢子往詣世尊所，至世尊所已頂禮世尊足已却住一面。却住一面已，長老犢子白世尊作如是言：「世尊！我乃至學慧，應學應觀、應至應覺。此等一切慧，已見已知、已證世尊正法。善哉世尊！為我說法。使我親近無放逸，乃至如本不知有後。以是故。」「汝犢子！應親近二法，觀察廣修。如是等二法親近觀察廣修，則得性慧。覺了諸性已，知種種性覺種種性、知無量性覺無量性。犢子！若比丘欲作是念：『快哉我離諸欲。我離諸惡不善法。』有希望有籌量，寂靜安樂，安住初禪。為滅希望滅籌量令內喜，則一心無希望無籌量，安住第二禪。離喜故安住捨中，安念覺了覺身樂，則證正諦捨念安樂，安住三禪。離樂離苦滅憂喜，無苦無樂，具捨安念清淨，安住四禪。慈悲喜捨、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。快哉！我已離三纏得須陀洹，離三纏已薄婬怒癡成斯陀含，離五別分纏故成阿那含，成就種種神力、淨眼根淨耳根淨意根，至於本處，脫生死、盡諸漏，皆具如是，具種種神通力，以一身能為無量身、以無量身能作一身，能作明作闇具觀諸慧，過石過壁離障身無礙，而過於大地中猶如虛空，能出能沒於大地，猶如在水能出能沒，住於虛空結跏趺坐，去行猶如飛鳥。日月有大威光，手能摩捉，乃至身昇梵天，以如意通皆得自在，於自法門所有希望。快哉我是比丘，以清淨耳過人中耳聞二種聲：若天、若人。若近若遠，隨以所念即得現前，於自法門若有希望。快哉我是比丘。知他眾生知他人所有希望，所有籌量心心所念如實而知。如是有欲心如實而知，如是離欲心離欲想如實而知，如是有欲離欲，如是有恚離恚、有癡離癡，如是攝心縱心、高心不高心、靜心極靜心、作意心不作意心、解脫心不解脫心，如實而知。隨心所向能得如意，於自法門所有希望。快哉我是比丘，無量種分別憶念知前時事，如是一生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、百生千生百千生，如是無量百千生。如是無量過去未來劫數，此悉憶知。如曾有某眾生名某甲，我於彼時名某甲，如是種姓、如是飲食、如是覺苦樂、如是長壽、如是久長、如是壽命極盡。我從彼死復生某處，又於彼死今於此生。如相貌、如處所，種種分別憶

知往昔所更事。隨心所向此得如意，於自法門所有希望。快哉我是比丘，以清淨眼根過人中眼，見諸眾生死時生時、善色惡色若增減、若趣善道若趣不善道，隨事隨業眾生，如實而知。此等眾生具身惡業、具口意惡業，誹謗賢善，邪見具邪見業法習因緣。以此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墮惡道生地獄中。復有此等眾生，具身善業、具口意善業，不誹謗賢善，正見具正見業法習因緣。以此因緣故，身壞命終往趣善道生於天上。隨心所向皆得如意，於自法門所有希望。快哉我是比丘，已盡諸漏，心得無漏解脫，得慧解脫已具足證自然法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無復後有。隨心所向能得如意，於自法門所有希望。所覺之法喜樂為證，隨心所向能得如意於自法門。是等比丘！如是二法應親近、應觀察、應廣修。已修此等二法已，親近觀察廣修，則成就性慧性覺，具種種性慧、無量性慧、無量性覺。」

時長老犢子聞佛說已，歡喜踊躍，頂禮世尊足已辭佛而退。時長老犢子已得最勝第一法，無放逸無煩熱，心得自在安住。若善男子所欲為者，剃除鬚髮披壞色衣，有正信心捨離有為，向於無為出家。此無上梵行白法，自知已具足證法：我生已盡、梵行已立、所作已辦、不受後有。已覺了竟，是長老得阿羅漢果心得解脫。

時眾多比丘懃求欲見世尊供養世尊。時長老犢子見眾多比丘，復作是言：「長老欲何處去？」「我欲往世尊所，欲見世尊欲供養世尊。」「希長老傳我語，禮世尊足問訊，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。長老犢子作如是說：『我已安立。世尊！我已久習歡樂、非不歡樂。如是世尊弟子所應作事供養世尊，我歡喜作、非不歡喜。』」時諸比丘往詣佛所，至佛所已頂禮佛足却坐一面。坐一面已，時諸比丘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長老犢子頂禮世尊足，問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，行來氣力安隱，無障礙安樂行。長老犢子作如是說：『我已安立。世尊！我已久習。世尊！歡樂非不歡樂。如是世尊弟子所應作事、供養世尊，我歡喜作、非不歡喜。』」「諸比丘！諸天先已向我說是事，次汝等後說。如來無上慧，知見行如是彼比丘，亦是大神力大威德。」時佛世尊說稱讚長老犢子已，如是說：「諸比丘不依作者，得娑底娑羅。若外道道士等來求出家者，若比丘不與共住仍度出家，即得娑底娑羅。云何與外道共住？若有外道來希求出家，即應於僧求四月日住。和南大眾：『我某甲外道，希求如來所覺法教，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我某甲外道，於僧乞求四月日住。願大德僧與我四月日住，慈愍故。』第二、第三作如是說。羯磨師應白眾：

「『大德僧聽！某甲外道，希求如來所覺法教，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此某甲外道，從僧乞四月日住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若與某甲

外道四月日住。白如是。』應作羯磨：
「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外道，希求如來所覺法教，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此某甲外道，從僧乞四月日住，僧若與某甲外道四月日住。誰諸長老忍與某甲外道四月日住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此初羯磨。』如是第二羯磨、如是第三羯磨。『僧與某甲四月日住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
「其人飲食，若為僧作務，隨僧分中與食。若不為僧作，應語言：『汝自當覓食。』此外道應自乞食。諸比丘應一日之中，三過於外道前毀呰外道，作如是說：『外道無敬信、外道犯戒、外道無羞恥、外道是墮落、外道邪見。』長老應作如上說。於時復應讚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等五種功德。外道應言：『如是。長老！如是。長老！外道實不敬信，乃至云外道實邪見。願長老濟拔我，願長老濟度我，憐愍慈愍故。』於四月日共住試已，得諸比丘意已，應度出家受具足戒。若餘外道作白衣形來，亦應如是共住試已方聽出家受具足戒。若有外道雖復解法，亦應如上共住試已方聽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外道不經共住及如上試，不得度出家受具足戒。若比丘不試度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上

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第二(卷下)

陳天竺三藏真諦譯

佛世尊，天、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恭敬尊重供養世尊，已得善利、已得心願滿足，離一切不善法、具足一切善法，無愛無取離吾我想，於一切種智慧，已得自在、已斷諸趣、已斷別離、無諸煩惱，已解脫能解脫，轉諸輪迴生死輪種，諸後善增長、前善現前善根，令得解脫舒所教化。佛現於世，莊嚴善利眾生，世尊為眼為慧、為義為法，是大法聚。於三種眾生，佛為軍師，將導教化令人將導；為師、令人為師；為大商主，能知道逕能說善道；是大醫王，無上轉輪人中最勝人雄，受最後身。沙門大沙門，得至沙門無垢無穢明淨遍見，能與明與眼除闇，作明作光度生死海，未安令安，具足無等懃具足無等智，大勇猛、大斂攝、大威德、大雄大神、大力大將導，世尊為初、世尊為最上。世尊吹法螺、擊法鼓、竪法幢、掛法幡、然法燈，遮惡趣、示善趣，除世間惡、除世間險，蔽惡道、開天道、示解脫道。以神通力除、以慧力滅一切眾生心惑，雨法雨、顯四無畏，如日初出光明照世，挫諸異道，安置眾生天道及解脫果。已度度他、已解脫解脫他、已安安他、已涅槃涅槃他。

佛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於是時有諸比丘，善來度人出家。所出家人，披著衣服不齊整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善來度人出家。若度出家者得娑底娑羅。」十緣起二十先因緣已廣說。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以三歸授人為具足戒。所受戒人，威儀衣服皆不齊整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，以三歸為具足戒，威儀衣服皆不齊整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以三歸授為具足戒。若授為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。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為白衣形服授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，為白衣形服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以白衣形服受具足戒。若為白衣形服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為著瓔珞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為著瓔珞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為著瓔珞人受具足戒。若為著瓔珞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為無男根人如女人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為無男根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為無男根人受具足戒。若為無男根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為密人出家受具足戒，密人是男子音聲如女人為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不得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，此密人者是男子根無用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不得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密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不經共住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不經共住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不得度不經共住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不經共住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閹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閹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閹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閹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不能男子出家受具足戒。不能男者其有六種：一生、二斷、三捼、四不觸、五嫉、六半月。何者生不能男？生而無男根。何者斷不能男？斷其種子。何者捼不能男？捼其種子。何者不觸不能男？不為人所觸動則不能，為人所觸動則能。何者是嫉不能男？見他作事方能男。何者半月不能男？半月成男、半月不成男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不能男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不能男出家。若度不能男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諸比丘不白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不白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不白為受具足戒。若不白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說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無和上為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，無和上為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，無和上不得為人受具足戒。若無和上為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次第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無阿闍梨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，無阿闍梨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無阿闍梨為人受具足戒。若無阿闍梨為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說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一一人各作羯磨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此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一一人各作羯磨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一一人各作羯磨。若一一人各作羯磨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說滅諸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未被許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未被許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未被許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未被許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不問而為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不問而為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不問而為受具足戒。若不問而為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作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有少欲比丘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此等比丘度作人出家受具足戒？」比丘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作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作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偏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多人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比丘度偏頭人出家？夫出家者，皆應形體端正。」諸比丘聞是事已，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偏頭人出家。若度偏頭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時比丘度大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多人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大頭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此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大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大頭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牛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多人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牛頭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牛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牛頭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獼猴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有多人訶怪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獼猴頭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獼猴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獼猴頭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無脣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人訶怪是事：「云何是等比丘釋子度無脣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無脣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無脣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紋身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人訶怪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紋身人出家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紋身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紋身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殘跛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人訶怪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殘跛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，即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殘跛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殘跛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傴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人訶怪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傴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傴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傴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世尊恭敬供養，乃至廣滅惡法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。爾時比丘度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人訶怪：「云何是等比丘度短人出家受具足戒？夫出家者，形體端正。」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比丘不得度短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短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「於今比丘與誰受具足戒？云何為受具足戒？」諸比丘聞是事已即以白佛。佛言：「次第為受具足戒。其事云何？若有人來希求出家，應先問言：『汝欲出家，汝心云何？』『我心發如是。』即應

勸獎，應歎說佛德、應歎說法僧德。若必清淨，應授與三歸。與三歸法應如是。

「『大德憶念！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，盡形壽歸依法離欲尊，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。大德憶持！我是優婆塞，盡形壽歸依不殺生業清淨。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。應授與五戒，復應作是事。

「『大德憶念！我某甲，從今日始，盡形壽捨離殺生、盡形壽捨離盜、盡形壽捨離邪婬、盡形壽捨離妄語、盡形壽捨離飲酒。此等五法。如諸正阿羅漢戒法，我皆隨從作、隨從學、隨從方法。以此因故，願不生地獄、願不生餓鬼、願不生諸生死中，得涅槃處不老不死，證涅槃勝法。』第二第三亦如是說。

「爾時遍問方法已，欲出家者，應白知：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。某甲希求出家，未剃除鬚髮。今希於自然法教剃除鬚髮披壞色衣，正信捨有為趣無為。此某甲剃除鬚髮著壞色衣，正信捨有為趣無為欲出家。』一切諸比丘應問言：『已說清淨不？』答言：『已說清淨。』即應為剃髮，剃髮已應與袈裟。希求出家者應右膝著地，方應與袈裟：『此是汝袈裟，今與汝無垢累。』此人應作是言：『身口意業頂戴受持。』與披三袈裟竟，方授以戒。復應作是事，先禮佛、次禮和上、次禮闍梨、次禮諸比丘竟，次就阿闍梨請求出家，作如是言：

「『大德憶念！我某甲，從大德乞出家。願大德度我出家，憐愍我，慈愍故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闍梨即應與戒。應作是言：

「『大德憶念！我某甲，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、盡形壽歸依法離欲尊、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。歸依無上釋尊最勝釋王。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出家，我隨從出家，捨離居家服、受持出家衣服。大德憶持！我是沙彌。以義因緣故，稱和上名。某甲是我和上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某甲，盡形壽歸依佛兩足尊、盡形壽歸依法離欲尊、盡形壽歸依僧眾中尊。歸依無上釋尊最勝釋王。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出家，我隨從出家，捨離居家服、受持出家衣服。闍梨憶持！我是沙彌。以義因緣故，稱和上名。某甲是我和上，為我出家。』持受三歸已，次為說戒。
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某甲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殺生。如阿羅漢盡形壽已捨離殺生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盡形壽捨離殺生。我以此初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不與取。如阿羅漢盡形壽已捨離不與取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不與取。我以此第二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非梵行。如阿羅漢盡形壽已捨離非梵行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非梵行。我以此第三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妄語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妄語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妄語。我以此第四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飲酒遨逸處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飲酒遨逸處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飲酒遨逸處。我以此第五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作倡伎樂歌舞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作倡伎樂歌舞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作倡伎樂歌舞。我以此第六品如阿羅漢戒，我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著香花塗身瓔珞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著香花塗身瓔珞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著香花塗身瓔珞。我以此第七品如阿羅漢戒，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高廣大床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高廣大床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高廣大床。我以此第八品如阿羅漢戒，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非時食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非時食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始乃至盡形壽捨離非時食。我以此第九品如阿羅漢戒，亦隨作、隨從學。
「『闍梨憶念！我盡形壽捨離受畜金銀寶物。如阿羅漢盡形壽捨離受畜金銀寶物，我某甲亦如是，從今日乃至盡形壽捨離受畜金銀寶物。我以此第十品如阿羅漢戒，亦隨作、隨從學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「『從今日始受三歸具足十品。闍梨憶念持！我是沙彌。』闍梨應作是說：『如是善安，念勿放逸。』次為受戒。一切眾僧聚集坐已，若是中國十人聚集、若是邊地律師五人，得受具足戒和上。應覓鉢及三衣，應請阿闍梨、應請眾、應觀視戒壇、應看羯磨文。離五過失，一切具足已，應請和上作三拜禮，應受持袈裟、應受持鉢，復應作如是請：
「『大德憶念！我弟子，請大德為和上。願大德為我作和上，我依大德為和上受具足戒。』第二、第三作如是說。
「『和上憶念！我弟子，請和上為和上。願和上為我作和上，我依和上受具足戒。』和上答言：『甚善。』
「『和上憶念！我弟子，此袈裟。此袈裟僧伽梨，割截成，堪常用，今受持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如是。

「『和上憶念！我弟子，此袈裟。此袈裟欝多羅僧伽，割截成，堪常用，今受持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如是。
「『和上憶念！我弟子，此袈裟。此袈裟安多會，割截成，堪常用，今受持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如是。
「『和上憶念！我弟子，此是我鉢。此鉢應量，是仙人器、是乞食器，今受持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如是。
「爾時眾僧應安欲受戒者離聞處著見處，面向僧。時戒師應差覓教授師：『汝可為作教授師。』教授師應言：『其名字何？』『其名某甲，和上名某甲。汝能為某甲作教授師不？』教授師應答言：『能。』
「『大德僧聽！差此某甲，為某甲作教授師。此某甲，能為某甲作教授師，和上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聽某甲為某甲作教授師，和上某甲。白如是。』
「『善男子聽！今是真誠時、是實語時。我今問汝，隨所問汝，汝當答我，實當言實、不實當言不實。汝是男子不？』『是男子。』『年已滿二十未？』『年滿二十。』『三衣鉢具足不？』『具足。』『汝父母存在不？』『在。』『父母聽許不？』『聽許。』『汝非奴不？汝非偷不？汝非關屬人不？非被罪不？非被捉不？非王臣不？非王怨不？非欲為王作不利益不？汝不為王作損惱及令人作不？汝不負人債不？汝不關涉他物若多若少不？汝非不能自安立？汝非轉根人不？汝無餘怨務事不？汝非閹人不？汝非不能男不？汝非外道不？汝非厚狎外道不？汝非雜住不？汝非無住不？汝非賊住不？汝非畜生不？汝非化作不？汝非非人不？汝非退道不？汝非惡性不？汝不污比丘尼不？汝不殺母不？汝不殺父不？汝不殺阿羅漢不？汝不破和合僧不？汝不出佛身血不？』並答言：『不。』『善男子諦聽！男子身內身上有如是等病，病癩癰疽白癩疥癬瘡、黃瘦羸瘠氣嗽、乾枯癇熱、血癇陰頹、筋脈盤結尰血流癖多肉、口病口膏口熱身熱脅熱、骨節疼痛噦吐喘、寒熱體痛脅痛背痛、瘧一日二日三日四日、眾病結痛骨碎齒痛。汝身內無如是等病及餘病不？』答言：『無。』『汝先已經出家未？』答言：『未。』若答言：『已經出家。』應作是問：『汝持戒無有損缺不？』答言：『不。心力懈惰如法捨戒。』『汝昔曾出家，名字何等？』答言：『我名某甲。』『汝和上名何？』答：『以義因緣，我稱和上名某甲。』『眾中亦當問子如上事，如我即所問，汝於彼實當言實、不實當言不實。且住此，聽喚方來。』戒師即來眾中：『我已教誨某甲竟。』眾中並應言：『若自說清淨便可來。』即應求受具足戒：『大德僧聽！我某甲，以義因緣稱和上名某甲，求受具足戒。我某甲，從大德僧乞受具足戒，以義因緣稱和上名某甲。

願大德僧與我具足戒，願大德僧容受我，願大德僧接取我。憐愍我，憐愍故。』第二、第三亦如是說。

「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。此某甲，從大德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我今於僧中問某甲諸難事，和上某甲。白如是。』即應問：『長老聽！今是真誠時、是實語時。我今問汝，隨所問汝，汝當答我，實當言實、不實當言不實。汝是男子、年已滿二十、三衣鉢具足不？』『具足。』『汝父母存在不？』『在。』『父母聽許不？』『聽許。』『汝非奴不？汝非偷不？汝非關屬人不？非被罪不？非被捉不？非王臣不？非王怨不？非欲為王作不利益不？汝不為王作損惱及令人作不？汝不負人債不？汝關涉他物若多若少不？汝非不能自安立不？汝非轉根人不？汝無餘忽務事不？汝非閹人不？汝非不能男不？汝非外道不？汝非厚狎外道不？汝非雜住不？汝非無住不？汝非賊住不？汝非畜生不？汝非化作不？汝非非人不？汝非退道不？汝非惡性不？汝不污比丘尼不？汝不殺母不？汝不殺父不？汝不殺阿羅漢不？汝不破和合僧不？汝不出佛身血不？』並答言：『不。』『善男子諦聽！男子身內身上有如是等病，病癩癰疽白癩疥癬瘡、黃瘦羸瘠氣嗽、乾枯癇熱、血癇陰頹、筋脈槃結尰血流癖多肉、口膏口熱身熱脅熱、骨節疼痛噦吐喘、寒熱體痛脅痛背痛、瘧一日二日三日四日、眾病結病骨碎齒痛。汝身內無如是等病及餘病不？』答言：『無。』『汝先已經出家未？』答言：『未。』若答言：『已經出家。』應作是問：『汝持戒無有損缺不？』答言：『不。心力懈惰，如法捨戒。』『汝昔曾出家，名字何等？』答言：『我名某甲。』『汝和上何名？』答：『以義因緣我稱和上名某甲。』即應作白：

「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。某甲是男子、年滿二十、三衣鉢具，自說清淨無諸難事。此某甲，從大德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某甲。若僧時到僧忍聽，僧授某甲具足戒，和上某甲。白如是。』

「『大德僧聽！此某甲，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。是男子、年滿二十、三衣鉢具，自說清淨無諸難事。此某甲，從僧乞受具足戒，和上某甲。僧今受某甲具足戒，和上某甲。誰諸長老忍某甲受具足戒和上某甲者默然，誰不忍者說。是初羯磨。』第二亦如是說，如初第三亦如是說。如初此第三羯磨。

「『某甲已受具足戒竟，和上某甲。僧忍，默然故，是事如是持。』次應量度影。

「『汝某甲聽！此四，世尊知者、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正覺，如是出家受具足戒比丘，說此四依。依此四，於自然法教出家

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此等少、易得如法、無礙第一、無染本來所制。何等為四？比丘衣糞掃衣，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汝某甲，能盡形壽著糞掃衣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『若有長施，絹衣、白氎簡衣、輕衣、糸衣、納衣、芻磨衣(細軟衣也)、憍奢耶衣(野蠶繭織為衣也)、奢那衣(奢那樹似麻取皮織為衣)、傍伽衣(准主樹雜古貝樹花織為衣也)、駱駝毛衣、長毛冗古貝衣、粖(穌懺反)寐(無誄反)底衣(野蠶繭作緯、麻紵作經。麻紵似此間麻也)、阿力多柯衣(織古貝庸磨之多毛也)、波兜羅衣(有蟲著波兜羅樹葉為窠子，取此窠糸織為衣也)、提婆田底衣(提婆田底樹取皮織為衣作驢毛色)、高磨利衣(古貝花、憍奢耶、波兜羅三種雜織為衣也)、紙底衣(憍奢耶為經、古貝花為緯也)、迦梨迦衣(織古貝花作衣，以蠟染之作斑色也)、阿叛那衣(庫麻雜古貝衣也)。如是等衣，或從僧中得、或自得，汝應知量受畜。汝能如是不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

「『汝某甲聽！比丘依樹下住止，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汝某甲，能盡形壽依樹下住止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『若長得供養，房舍、龕室、重閣、堂殿，懸檐如月形，上向遍開，四方半片內龕相向，或遍有窓、或有行處或無行處、草菴室或樹葉菴室、或草屋或葉屋或木室、或草覆或葉覆或刺覆或席覆、或土龕或石龕、或有高基或無高基。有如是等，從僧中得、或自得，汝於此應知量受畜。汝能如是不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

「『汝某甲聽！比丘依乞食，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汝某甲，能盡形壽依乞食自供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『若長得供養，或飯或果、或常得處、或別請得處、或月八日、或月十四日、或月十五日、或聚得，或從僧得、或自得，汝應於此等知量受。汝能如是不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

「『汝某甲聽！比丘依塵棄藥，於自然法教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汝某甲，能盡形壽依塵棄藥自治。能如是不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『若長得供養，或根藥或莖藥、或葉藥或花藥或子藥、或酥油蜜石蜜、或朝藥或晚藥、或七日藥盡形壽，或從僧中得、自得。汝於此應知量受。汝能如是不？』答言：『能。』

「『汝某甲聽！此四是世尊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如是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所說墮落。若比丘從此墮落，非比丘、非出家人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如伐多羅樹，不復生芽增長青翠。如是比丘於此四法，若於一一處從此墮，非比丘、非出家人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何者為四？世尊、種種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訶責婬欲堀室、婬欲津染，婬欲究竟貪著、極貪著、耽染堀室，究竟無窮。如是婬欲，空誑虛妄無明法、誑惑愚人臭穢不淨，能違背若

離欲、所說斷、無欲、寂滅究竟。汝某甲，從今日始，以愛著心眼亦不得觀視女人，況復二人共俱和合作婬欲法。某甲！世尊已說，若比丘與比丘共學戒，不捨戒，若羸戒覆藏，作非梵行作婬欲法，乃至共畜生，以是事故墮比丘法，非比丘、非出家人、非釋子，墮比丘法、破沙門行，則墮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、不能持沙門法。如伐多羅樹、不復能青、不能增長長大。如是比丘，於是事於是處墮，則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汝從今日始不應違犯，不過此墮法。心懃加憶念，守護繼念，慎勿放逸。若有是處是事，汝勿隨從。』

「『長老！是世尊種種知見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訶責不與取，稱讚捨離不與取。汝某甲，從今日始，他物不與乃至糠麻，起盜心不應取，況復取五錢或過五錢。長老！世尊已說，若比丘於村邑於曠野，於他物不與，起盜心取。是物不與取，為王所捉、或王臣捉，或打、或縛、或擯。其作如是言：「咄汝男子！汝偷、汝愚、汝癡、汝盜。」若比丘於是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則不能持沙門法。如伐多羅樹，不能復青、不能增長不能廣大。如是比丘於此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汝從今日始，不應違犯，不過此墮法。心懃加憶念，守護繼念，慎勿放逸。若有是處是事，汝勿隨從。』

「『汝某甲，是世尊種種知見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訶責殺生，稱讚廣歎捨離殺生。汝某甲，從今日始，乃至蚊蚋蟻子等蟲，不應作意起心故斷命，況復當殺人及人類。某甲，世尊已說，若比丘起意思惟，手殺人若人類，或持刀與、或令人殺、或隨喜殺，或讚歎殺，作如是言：「咄男子！何用汝此罪苦不淨惡活為？咄男子！汝死當勝生。」或心隨喜、或作念思惟，以種種因緣勸讚死。若此人因是事死，若比丘於此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則不能持沙門法。如伐多羅樹，不能復青、不能增長不能廣大。如是比丘於此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汝從今日始不應違犯，不過此墮法。心懃加憶念，守護繼念，慎勿放逸。若有是處是事，汝勿隨從。』

「『某甲，是世尊種種知見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訶責妄語，稱讚廣歎捨離妄語。汝某甲，從今日始，不應故作言說妄語乃至戲笑，況復於無中而說為有過人法、過聖法智慧，或稱自證或稱

自見，作如是言：「我知是見是。」某甲，世尊已說，若比丘不知不經知、無有說有，說過人法，已得勝聖境、或證或見、我知是見是。何所知？知苦、知集、知滅、知道。何所見？見天、見龍、見夜叉、見阿修羅、見迦樓羅、見乾闥婆、見緊那羅、見摩睺羅伽、見餓鬼見鬼、見俱槃荼乃至糞掃鬼。天亦見我，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餓鬼鬼、俱槃荼乃至糞掃鬼亦見我。我亦往詣天，詣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餓鬼鬼、俱槃荼乃至糞掃鬼。天亦來詣我，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餓鬼鬼、俱槃荼乃至糞掃鬼亦來詣我。我共天語，更相問訊共言論，我亦共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餓鬼鬼、俱槃荼乃至糞掃鬼語，更相問訊共言論。天亦共我語，更相問訊言論，龍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乾闥婆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餓鬼鬼、俱槃荼乃至糞掃鬼亦共我語，更相問訊言論。某等所得我亦得。如是無常想、苦想、無我想、食厭想、一切世間不可樂想、不淨想、青想、白艾想、膖脹血塗想、分離想、厭想、離欲想、滅想、骨想、觀空想，某等得如是，我亦得如是。慈悲喜捨等，得初禪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等禪，空處、識處、無所有處、非想非非想處，神足力等，天耳、天識、宿命、漏盡，我是阿羅漢得八解脫禪。若比丘於此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則不能持沙門法。如伐多羅樹，不能復青、不能增長不能廣大。如是比丘於此處墮，非比丘、非沙門、非釋子，失比丘法、破沙門法，則墜失、則斷、則迴轉、則墮落、則退還，不能持沙門法。汝從今日始，不應違犯，不過此墮法。心懃加憶念，守護係念，慎勿放逸。若有是處是事，汝勿隨從。』

「『此四是世尊知者見者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如是出家受具足戒比丘，說所作沙門法，為滿足沙門故。是故比丘，盡形壽應修學。何等為四？汝某甲，聽罵不應報罵，此是初沙門法。汝於此處，盡形壽應修學。瞋不報瞋，此是第二沙門法。汝於此處，盡形壽應修學。毀不報毀，此第三沙門法。汝於此處，盡形壽應修學。打不報打，此第四沙門法。汝於此處，盡形壽應修學。此四應學法，汝應修學。

「『汝某甲聽！汝所長夜希望，於自然教法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。若人出家，得如法和上、得如法阿闍梨、得如法眾白四羯磨無動如法處。若比丘百年出家受具足戒作比丘，如所學應如是學。即日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如百年出家所學戒法一等無異，同戒同學、同一說波羅提木叉。汝於此處，應親近、不應遠離。汝從今日盡形壽應供

養和上。和上汝有所病，亦當瞻視。汝於和上至於命終起臥，於和上所應作父想，和上亦於汝所應作子想。汝從今日，於同學所應生恭敬生歡喜，應畏慎隨從於上座下座所。從今日皆應從學讀誦持為說，應善學分別陰、善分別界、善分別入、善分別十二因緣，應置重擔。未得為得故、未解為解故、未證為證故，汝應修學，應盡諸漏。

「『汝某甲聽！我今於僧眾中，為汝說此最勝戒。其餘等，汝和上闍梨當別為汝說；其餘同學比丘等共語共話，更相讚歎歡喜；同和上同阿闍梨者亦當為汝說；又於半月半月中說戒，汝亦於中聞。汝已受具足戒，於勝智法中，汝應善親近。遭遇此甚難，端正者出家，清淨者受戒，所說此實名，正覺善知見。汝某甲，已受具足戒。汝善守護，慎勿放逸。』」

世尊與比丘說受具足戒如是。時有比丘始一臘，為人受具足戒。此中別有緣起，應作本事。如是二臘四臘五臘，為人受具足戒。比丘以此事白佛。佛言：「一臘不得為人出家受具足戒。乃至九臘不得為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度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然十臘得為人出家受具足戒。」時比丘，世尊許十臘得度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時比丘滿足十臘者，度人出家受具足戒。此十臘比丘甚愚甚訥、未明無方便，某等自亦未調而欲調他，無有是處。佛言：「十臘未明解者，不得度人出家受具足戒。若為人出家受具足戒者，得娑底娑羅。

「然十臘明解堪任，得為人出家受具足戒。如是，不如說修行者，得娑底娑羅。」

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